

意犹未尽

豆豆老了

■陌桑文

读黑柳彻子的新作《奇想国的小豆豆》时,猛然看见琼瑶正在高调料理后事,让我大吃一惊。如果不是她自己说,我真不知道窗外那个月朦胧鸟朦胧的花季少女,蓦然间已经79岁了。

我在15岁的时候,流着眼泪看完了她的《一颗红豆》。

这是我第一次跟在水一方的琼瑶接触,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地看了她写的船、剪剪风、菟丝花、雁儿在林梢、几度夕阳红、六个梦、心有千千结等等。

那时候,我从琼瑶的书里抬起头,看着我那早熟的女同桌时,伊正埋头在桌子下传阅《失火的天堂》。此时,我的一帘幽梦如海鸥飞去,庭院深深仰脸问斜阳!

1938年出生的琼瑶,到底写了多少本书,估计连她自己都数不过来。从巴学园起家的黑柳彻子,比琼瑶还大5岁,应该属于同一时代的人。《奇想国的小豆豆》一书的封底,列举了她的“小豆豆系列”,总共有15本,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黑柳彻子,一直吃着她那一把“小豆豆”。只能说因为《窗边的小豆豆》太火了,彻子不想写续集,人家都会逼着她写。

小豆豆的确是深入人心的。

电车的玻璃反射着清晨的阳光,闪闪发亮。小豆豆的眼睛不由得一亮,脸颊上也焕发出快乐的光彩。

清新的春风吹进电车,孩子们的头发也飘起来,仿佛在迎风歌唱。

那天晚上,天上繁星闪烁,月光

如水,温柔地包裹着礼堂,那光辉仿佛永远在闪耀。

校长先生看着小豆豆,和小豆豆满是泪痕的脸正相反,细细短短的小辫子活泼地跳来跳去,像在跳舞。

一切都是这么光彩照人,清新活泼,洋溢着勃勃生机。

以上这些流光溢彩的句子,都摘自彻子最初的“豆豆”。

那是多么天真的一个小姑娘啊!闭上眼就仿佛看见她可爱的身影,有点婴儿肥的小脸蛋。上课的时候,她在窗口向街边的宣传艺人打招呼;因为好奇,不停地开关课桌。也因为精力无法集中,小豆豆在一年级时就不得不转学。还好,到巴学园遇到了具有包容心的小林校长,让她学会了平等、包容和友爱。

最初的“小豆豆”,人物原型就是童年彻子,彻子自己也这么说,所以写得饱满而童趣盎然。从作品的题材看,可以算作彻子的自传体小说了。

《窗边的小豆豆》走红,可能让彻子感到非常意外,因为那本书的文字写得非常真诚和自然,看不出任何策划的痕迹。

而她后来的作品,就大不一样了。

《小时候就在想的事》,把最初的“小豆豆”再嚼一遍,意犹未尽,又对第一本书的内容做了一些补充。当“小豆豆”俨然成了“吸粉”杀器时,批量“小豆豆”就立即被着手打造,并开发了“小豆豆”的衍生产品,从写作到电视,再到社会活动,所到之处,无一不在消费着“小豆豆”。

在《奇想国的小豆豆》这本书里,

我们再也看不到豆豆式的纯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善于交际,带着些庸俗

上了些年纪有些儿啰里啰嗦的社会

活动家。

因为有小豆豆的加持,黑柳彻子

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到索马里,到埃塞俄比亚,到阿富汗,把黑柳彻子的亲善送到那些濒死的儿童身边,同时从不忘捎带上她的“小豆豆”。

有一段时间,新书封底定价那个位置,都会有个“上架建议”,告诉卖书的人,这是历史类的书,或者这是文学类的书。可是,在《奇想国的小豆豆》这本书后面,没有。看过书,我就明白了,编辑也许想例行公事地标出“上架建议”,但是他们实在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什么类别,只好作罢。

比如第一个单元“关于哥哥”,第一篇却是《聪明的企鹅》,文字风格颇像我国一些混迹的“鸡汤”作家,跟哥哥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第二篇《我买给你哦》,则花了7个页码,拉拉扯扯地唠叨她跟渥美先生兄妹般的友谊。

而两篇关于阿富汗和索马里的文章,应该是这本书里最出彩的篇章。在这之前,我看前同事写的《寻找索马里海盗》一书,对索马里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相比之下,黑柳彻子对索马里的叙述,更深入,更接近。这样的文章,应该属于通讯吧。若硬要往文学上靠,松松手,也可以叫做报告文学。

总而言之,如果有读者是冲着“小豆豆”去看这本书,那就上了大当。在这本书里,“小豆豆”踪迹全无。黑柳彻子在书名上写着“小豆豆”,“无非是图个”卖相“,让小豆豆来替她吆喝,手段类似当前横行网络的标题党。

反正这书我是没法看下去了。如果你们愿意听彻子不着边际地回忆往事,那就慢慢看吧。琼瑶虽然已经做了告别宣言,但她同时宣布会有跟孙女合作的新书出来。而黑柳彻子,再拼凑一本咸“豆豆”,也是个大概率事件。



方塔公园 ■姚慕春

岁月悠悠

高阳路仓库救火亲历记

■余宏达文

上海有消防史记载“1971年3月2日13时20分,纺织原料公司高阳路仓库因坏人纵火,烧毁进口化纤原料180吨。在灭火中,1100多人因化纤原料燃烧中毒,重伤50余人。”当年的我,作为单位的基干民兵连一员,被一声“紧急集合”的号令召集至高阳路仓库救火现场,亲历此次救火过程,目睹了这一惨烈场面。

那天下午2、3点钟光景,我正在生产车间埋头苦干,高音喇叭突然响起,通知所有的基干民兵马上到厂门口集合,有紧急任务。那时,全国“备战备荒”,全民皆兵,单位里的青壮年职工几乎都是民兵,听到通知,作为基干民兵的我马上放下手中的生产工具,跟师傅和师兄弟们打了声招呼,来不及擦脸洗手披上旧棉衣赶紧飞奔到厂门口。大门口正陆陆续续有人赶来,很快就集合起一批“召之即来”的民兵战士,民兵来自各个车间,基本都还没来得及换下工作服,一眼就可看出都是刚从生产岗位上赶来的。“这么紧急集合,要出什么任务?”大家不明就里,互相询问着。等厂车驶来,我们上了车,负责民兵工作的厂武装部工作人员才告知我们,高阳路有仓库失火,上级紧急调动民兵前去协助消防战士救火。

厂车风驰电掣般开出厂门,驶向出事地点,因单位就在杨树浦路上,而那时的杨树浦路基本不设红绿灯,没多长时间厂车就

到了提篮桥,前方东大名路已拉起了警戒线,民用车辆一律不准进入。我们一干人马在厂武装部人员带领下,跳下车,立马组队向前狂奔,向警戒人员亮明身份后,如上了战场的战士般快速冲向高阳路仓库火场。

那几年上海的火灾确实也多。文化广场、上海船厂的“风雷号”万吨轮都有过惊天动地的火灾事故,而“风雷号”失火那年,周边很多单位包括我单位的民兵都参与了救火行动,可我因左手臂受伤正在家休养,没赶上。

奔到救火现场,高阳路仓库火势很大,因大火燃烧的是堆放在仓库的化纤原料,散发出阵阵强烈的刺鼻难闻气味,戴上专人派发的口罩仍然难挡怪味侵入鼻腔,参战民兵心里明白那怪味有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当时唯一想法,而且众目睽睽之下更不可能当逃兵。纪律规定民兵一律不准进入仓库内,我们基干民兵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协助消防战士救火,平时,民兵的训练科目中消防训练是不可或缺的项目,使用消防器械“来之能战”,协助消防战士手持高压水枪在外围朝仓库喷射压制火势蔓延还得心应手。消防战士果真勇敢,只见他们戴着防毒面具,一个接一个地攀爬上消防梯,从二楼或三楼的窗户奋勇冲进火场,可没多长时间就有被毒气熏倒的消防战士被其他战士背出来,用担架抬上救护车送去医院抢救,然后又有一批战士前仆后继地冲进火场……不计其数的战士被送进医院,

令人凛然。

火场外的民兵还在相助消防战士拿消防龙头灭火,突然,消防水带接口处和水带有多处严重漏水,民兵们纷纷脱下身上的棉衣、工作服之类用以包裹,不让水外泄,保证水枪有足够的水量灭火,由于仓促参战,民兵都没有穿雨衣,一会儿工夫,全都浑身湿漉漉的了,三月初的天还寒冷,湿透的身子被寒风一吹,浑身打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家互相鼓励着。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火势在渐渐退去,天也在慢慢暗下来。

猛抬头,咦,一起来的单位同事呢?怎么只剩两人了呢?后来才知,原来光顾着救火,武装部人员接到指令来通知我们可以回撤时,我和另一名同事由于太投入,被落下了。

当拖着沉重的双腿迈向提篮桥时,一辆我单位的吉普车正停在邮政局报刊门市部门前,驾驶员在焦急地等着最后撤离的基干民兵。吉普车把我们送到食堂,先喝一碗热姜汤,然后叫我们快去更衣室拿换洗衣服,去浴室洗把热水澡。

亲历高阳路仓库救火虽然已过去很多年头了,经历上海滩的一次大事件,此事终身难忘。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世相百态

高铁失帽复得记

■周正谊文

我从上海到无锡去探亲,坐在舒适平稳的高铁车厢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无锡。时间是上午九点多一点。我下了车,冷风吹来,啊,我的皮帽还在车厢里,返身想回去取帽。列车已经启动。我有点懊恼自己的粗心。同行的亲友说:“算了,再去买一顶吧。”但对我这个老人来说,还是有点舍不得。

出站时,我抱着一试的心情,问了出口处的工作人员,服务员说:“老伯伯不要急,你赶快打12306电话去问一问。”我立刻用手机拨打了电话,很快接通了我所乘的那列高铁,女列车员问了我坐在几号车厢,几号座位,我一一作了回答。大约过了十分钟,回电来了,她说帽子找到了,是放在座前靠背上的壁兜里,你放心,我会处理的。

中午时分,接到了女列车员的来电,她说“帽子已送交徐州车站了……”我有点急了,我说:“我住在上海,没法到徐州车站去,请你能否把帽子送到上海虹桥站?”她说可以的。吃晚饭时,又接到那位女列车员来电,她说:“你的帽子已转送到上海虹桥站去了,你可以去取。”我再三道了谢。

隔了几天,我回上海,到虹桥站去领回失帽。从2号线地铁虹桥站下车后,一直走到站厅的另一端,工作人员说那里有领失物的办公室。

进门,我向服务员说明了来意,她翻开了一本大册子,上面登记有具体的年月日、品名等。她很快从内室架子上取来我失落的帽子。我的帽子失而复得,十分高兴,连忙道谢。

趁着此时只我一人,便同这位服务员攀谈了几句,她告诉我虹桥站失物登记每年有2000多件,平均每月有200件左右,她从台上随手拿给我看一个长纸盒说,里面有身份证件、护照几百本,不少人还不来领取,我们只能挂号信寄还他们。更令人吃惊的是,她指着里面房间给我看,还有不少旅客丢失的行李,大小拉杆箱、拖轮包就有十多只。旅客丢失的行李、杂物,大都是站内、列车上的工作人员交来的,也有好心旅客捡到交来的。她说,在车厢内靠背后的壁兜里旅客当时放了手机、小物品,下车时就容易忘记,其中丢失的手机特别多。

这位服务员听说我要写篇小文章,她叮嘱我,旅客们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证件、大小行李,特别是在车站等候列车时,从车厢里急忙下车时,都要清点好自己所带的随身物品。她还说,要提醒乘客,丢了物品,赶快打12306说明丢失物的地点、时间、车次、车厢号、座位号等等,只要不被“顺手牵羊”,大多能找得回来。

我离开领失物的办公室,回头看到门框上,正有鲜红的“学雷锋服务站”几个大字。